七修類稿/卷44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四十三 ◄

七修類稿
卷四十四

► 卷四十五

集福庵

蘇城集福庵，居尚書吳匏庵之北，知州施膚庵之西。弘治中，詔毀淫祠，有司欲為匏庵後圃。吳曰：「僧庵吾世鄰也，不忍其毀，安忍為吾有耶？」有司復欲為膚闢別業，施曰：「何不送匏翁而送我也？」有司述其言以告。施曰：「我獨不能為匏庵耶？」亦辭之。其庵竟存。嘉靖初，又有詔毀，知府伍疇中用價承佃，都御史毛貞甫亦用價佃之，一則曰「近吾家也」，一則曰：「地舊吾家施也」，竟成訟奪。且毛、伍新結姻義，時人追思往事，因為謠曰：「昔日吳與施，官送猶遜辭；今日毛與伍，訐告到官府。」嗚呼！以一庵之小，而致四公之高下，則人心不古，世道日下可知矣。然毛、伍尚有說也。近世猶有無影謀人寺觀者。視此，又寧不為汗顏。

獄具

桎梏，拳，鐐，檻車，枷，鎖，箠楚，縲紲。剠刀，僭指腿夾，反接，羅織。

王以山死

正德間，杭府造宋張忠烈憲之墓，過時未完，鎮巡督促方嚴；掘地，又得於朋、孫革誌銘，委官王以山曰：「一墳尚為所害，再知此墓當終年從事土木，家亦不可歸也。？遂碎以棄。至夜半，王鄰筆工某，見有騎白馬者來問其家。明晨王起於廳，向空拜揖，遜

之以坐，應答如接賓然，唯唯以不敢自稱。家人以其癲，扶掖臥床，不數日而就木。後聞筆工之說，是果於朋之禍耶？抑王之自病而然耶？白馬者何人，而應接者何物？不得而知也。

陳嶽像讚

嶽修撰正，貴貞士也，受知英廟，侃侃敢言，嘗陳時政而忤太監曹吉祥、總兵石亨，遂謫甘肅。英廟每念曰：「嶽正倒好，祇是大膽。」後傳神，有客隱括其語，題辭於上曰：「嶽正倒好，祇是大膽。惟帝念哉，必當有感。如或赦爾，再敢不敢？古人有云：蓋將死而靡憾也。」

陳少卿音，文學士也，用心於內，而於外多愚態。弘治間，與李西涯諸名公最善，嘗傳神，而衣服非製，浼西涯讚之。李曰：「其容甚肖，其鬢甚齊，甚貌則是，其衣則非，必須蓬其鬢，更其衣，陳師召之像，庶幾雖然中之美，不在於外之威歟？」二公之讚，雖皆近謔，而有至理存焉。

侻武人

侻武人，藍州人也。孝宗朝輸粟入京師，西陵侯名稱善飲，人有言武人可以為敵，遂召與歟。時初冬，新醅方熟，共有二缸，對飲一缸盡，西陵不復知人事矣；武人暢懷自酌，至曉，復罄一缸。世以武人有幻術，此予聞於豐南禺者。

鴉鵲至理

張東海弼文集云：主事過太樸，分司濟寧，幼子令僮升木取一鵲雛，雛母見而啄攫其面，遂至流血，揮逐不去，少頃，其仆供茶於客，鵲復來逐，又聚七鵲成群，噪博不已，而幼子畏之，還雛乃散。張以為江南鵲見取雛，惟有哀噪竟日，未聞搏人而不畏者，此所謂南北方強異不同，風氣致然，故鵲亦同也。予友施引之弟理之，嘗於園樹探取鴉雛，鴉亦來啄，施步入堂中，喧叫竟日，似有尋覓之狀。施後於市井出遊，露坐野行稠人之中，忽下而啄焉，如是者二月，為其所傷者四五次。予以此又知非因氣致不同也，大抵禽鳥如人，亦有靈愚，而二子所遇，偶乃鳥中之靈黠者耳。

兄弟兩得

洪武中，上虞張居傑任方伯，其弟居儉，亦任廣西提學副使。俱有聲當時，其父，農人也，每酒後，必欲二子商枚弄色，庶為作樂。居傑則正言以對，父怒，則奔走以避；而居儉則應聲曰：「吾當以老父戲焉。」時人每稱居儉為非。予每思之，一則慰親道，寧正不移；一則順親之心，權移小德。可謂兩得之矣。苟無居儉之應，則父怒亦何消哉？

夏池碑

成化間，吾杭棘卿夏某，陰謀深險。鄰有園池頗勝，心竊欲之，乃自撰文為斷碑，密沉於池。久之，爭訴於官，夏謂某年餘家有碑，以紀庭館之勝，中世荒蕪，此碑已落於池中，亦可驗也。竭池得碑，讀之。儼然夏氏之物，卒歸之，鄰竟坐誣罔。夫身富貴而設法猶是，貧賤得不為盜也耶？

俞鳴玉

錢塘俞衡，字鳴玉，成化間人也，善詩字，多辨才，然其性駔儈貪侈。弘治初，投身入鎮守府，為私房書手，遂虎而冀，起家巨富，後竟因此坐罪敗家。某未為書手時，亦欲如富貴相，海觀張錫作詩譏云：「輕羅細葛稱身裁，今恐無憑換得來。莫道此人窮盡了，出門還要轎兒抬。」

肉屏風

杜馴者，為杭州別駕，遇冬月，則令魁肥婢妾駢立於前後，自號曰：「肉屏風」。

張成善走

徐州有張成者，短小精悍，善疾走，日行五百里，若緩步，亦與人同，但造竟遠行，則不可及。然既行，又不能自止，或著牆抱樹乃可耳。凡封奏羽報則使之，夜則於圓籠中縮足而睡，此亦或有理存焉。聞之宦遊者雲。

月方

徐延之好劇談，一日對客曰：「今人都謂月圓，不知卻是方者。」客駭曰：「何以言之？

」曰：「『一方明月可中庭，明月聊隨屋角方』。此古人之言，非我杜撰。」曆舉如此者不一而足。座中交辨之，一客曰：「皎如飛鏡臨丹闕者，鏡豈為方者乎？」徐曰：「子不讀書邪？鏡不盡圓，亦有方者。秦始皇有方鏡，能照心膽；賈浪仙有方鏡詩，且又名方諸；況太白自比其明，不言其形也。」主圓者辭究而怒，拂衣起去。吾友王蔭伯之父雪村乃止之曰：「諸公豈相尼哉？我為解之：一月中，方圓各止一夜，遇望則圓，遇弦則方；但圓者常在，而方者常一隅耳。」遂為確論，一座盡傾。

料絲

料絲燈出於滇南，以金齒衛者勝也。用瑪瑙紫石英諸藥，搗為屑，煮腐如粉，然必市北方天花菜點之方凝，而後繅之為絲，織如絹狀，上繪人物山水，極晶瑩可愛，價亦珍貴。蓋以煮料成絲，故謂之料絲。閣老李西涯以為繚線，書之於冊，一時之誤耳。此因地與中國相遠，人不知也。

十八學士卷

宜興吳尚書儼，家巨富，至尚書益甚。其子滄州，酷好書畫，購藏名筆頗多。一友家有宋宮所藏唐人十八學士袖軸一卷，每欲得之，其家非千金不售。吳之弟富亦匹兄，惟粟帛是積。清士常鄙之。其弟一日語畫主曰：「《十八學士》果欲千金耶？」主曰：「然。」遂如數易之。而後置酒宴兄與其素鄙已者，酒半，故意談畫，眾復嗤焉，然後出所易以玩。其兄驚且歎曰：「今日方可與素之鄙俗扯平。」吳下至今傳為筆柄。予曰：「此亦可謂愚也已。其畫餘曾一觀，前段樹石參差，縱放群馬，或正或背，橫立回身，其狀不一，共馬十，一驢一仆從，或控或牽，解轡備鞍，閑戲而賭錢者，亦其狀之不一也；中段學士七八，欠身寫字看鵝，坐石攀柳觀書，與醉脫衣服，待馬將行者各一人，沼畔棕柳蔭鬱，群鵝遊泳，酒樽食罍，童子伏侍執役者，曲盡其妙；後段荷花池館，宴上學士八人，倚坐笑談把盞也，又傍林相語者二人，望景者一人，樂官七人，則舉箏、蓁、簫、板、琵琶、箜篌、鳳笙也；末後竹林一亭，亭中皆疊學士衣服。徽宗有詩於後云：「有唐良治詠康哉，辟館延登經濟才，雍泮育才今日盛，彙征無復隱蒿菜。」餘以此特北宋禁中之物，南宋即留落人間，故再無敢題者。且徽宗一詩，絹素筆法，自是可愛，真入神品之物耳。

藥香法

玄參〈半斤，去塵土，石器中水煮熟，控幹，薄切，微炒去煙〉、甘鬆〈四兩，去土細銼〉、乳香〈二錢，細研成末，後入〉、麝香〈三錢〉、白檀〈三錢〉、沉香〈五錢，已上俱為末，煉蜜與香分均，為丸燒。〉右法出自蜀後主，已載《香譜》，小有不同。予得之內府，簡也易，錄以遺好事者。

浴肆避鬼

吾杭人八字橋，相傳多邪穢蠱於行客，東有浴肆，夜半即有湯。一人獨行遇雨，驀有避雨傘下者，其人意此必鬼也，至橋上，排之於水，乃急走，見浴肆有燈，入避之。頃一人淋漓而至，且喘曰：「帶傘鬼擠我於河中，幾為溺死矣。」兩人相語，則皆誤矣。又一人宵行無燈而微雨，聞後有屐聲，回頭見一大頭，身長二尺許，停立觀之，頭亦隨立；及行，頭亦行；及趨，頭也趨；其人大恐，亟馳至浴肆，排闥直入，未及掩門，頭亦隨入，此人幾落膽矣。引燭觀之，乃一小兒也，蓋以大頭障雨，亦懼鬼，故緊隨之耳。是亦為錯者也。向使此四人各散去不白，則以為真鬼矣。今之見鬼者，可卒懼也哉。

菊莊借譽

菊莊劉士亨泰，吾鄉詩人也。人有問其姓字者，則答曰：「夏少卿之俗友。」更不言其已姓。同時有沈循，與都憲錢鉞有屬，人詢其名，亦曰：「錢員外我外兄。」有好事者為語曰：「沈循祇說錢員外，劉秦常稱夏少卿。」籲！借譽於人，已為可恥，況自稱之，是所以來之人嘲也。沈固俗物，劉胡不自愧耶？

李西涯

閣老李東陽，別號西涯，湖廣人也，神童登第一甲。弘治間，文翰雄於一時，士大夫多出其門。入閣年久，當武宗朝，不能諫正人，有投匿名詩云：「文章聲價鬥山齊，伴食中書日又西。回首湘江春水綠，鷓鴣啼罷子規啼。」末句蓋以鳥語「哥哥行不得也」，不如歸去。後竟因詩即歸。

納墓金

晉建興中，盜發漢霸陵及薄太后陵，得金銀甚多。詔收其餘，燕泉以為收之是利其盜之發也，當復納諸墓而封治之。予以封治之，義也；復納金於墓，則人既知而遺禍尤遠矣。

見龍

世人見龍，或扑 卦或鬥，或經過，或取水，則必風雨交至，雷電晦螟，甚之敗屋拔木，不過閃閃於雲煙中，見其盤旋之勢耳，欲睹全體不得也。嘗聞都指揮李一之云：正德間，桃渚所海口淤泥中，見一物如鰍鱔，然盤曲跳躍，奮震莫定，大不可計也。人皆視之，頃刻雲氣相接，風雨騰空而去，然後知其為龍。然於耳目角爪，亦未明白耳。吾友金茂之之父，成化末，客遊廣東新會縣，一日，早潮方平，一龍自空墜於沙場，魚人各以所擔之木，捶之至死，官民群往觀之，其高可人，其長數十丈，頭足鱗角，宛然如畫，但腹惟多紅色。此可謂見之明也。

佛腹藏經

杭永昌門外有梵宇曰正定，其佛像大不盈丈，小僅尺許，繪塑之制，皆極精巧。一日，與友鑒賞間，偶見小佛背木微露縫痕，隨用簪發，則木已啟，而滿腹皆紙，取而視之，乃寫楞嚴咒，並書舍佛姓氏年號，始知為宋物也，紙甚堅白，字極莊肅，殊為可愛。予憶昔言魯望像中，皆平生詩稿；景德寺佛，腹皆藏經金銀錢。誠為可信矣。抑安知正定大佛之腹，無金銀錢也耶。

吳日章

成化時，澉浦軍人吳日章，善推星命，江南以為第一，略摭一二於左，以見其術之精也。有縣佐問之，批曰：「癸巳年，喜連連，正月十五打秋千。」至期縊死。有書手方六七歲，其父以其命問之，批曰：「袖中一管羊毫筆，寫得杭城神鬼驚。」後乃擅名書手。有舉人問之，批曰：「人間金榜出天上玉樓成。」後乃會試，出榜之明日，病發而卒於旅邸。有問其本身，則極推其未來子孫之貴賤，逆推其至於父母之壽夭，不可枚舉。夫命知貴賤壽夭，亦奇矣；至於繼其死之所以，及終身過後之事情，真亦可謂神矣哉！

朱暹

朱暹，餘杭人，父故，與弟昌事母至孝，家雖貧，母欲之物，必多方以悅其心。一日，母病失明，求醫莫治，則與弟晨起盥漱祝天，含水舔之。月餘，母目漸爽；而二婦三孫亦因以舔，逾年復明。杭俗：春時四方多來遊於湖山，其母聞之，亦有登臨之念，暹因

家貧，不能倩肩輿也，則與昌以竹小椅舁往各寺，每年必至數次，奉母九十終。家漸豐豫，人以為天報也。此東塘陳廷彩之親，予嘗聞之雲。

周錦

嘗聞丹徒縣民周錦，善搏虎，身於完膚。嘉靖壬辰，予過丹徒而見焉，觀其人，乃無懼者也，自言曾殺大小三十餘虎，惟一虎常走而不鬥者，不能搏焉。問其虎威，曰：「在頸下二肘間，如乙字，三寸許。虎鏡在當心，皮裏膜外，若脆骨然，取而佩之，臨官而能威眾，常人則無憎疾矣。虎帶在胸而通前左右二足，乃大筋也，可以帶底，故名。前頸骨三棱，後頸骨圓直，色皆桃紅而不空虛，有微眼，以唾濕其一頭，吹之，少有沫焉。其腸為馬韁，雖劣者可禦。因而記憶《茅亭客話》李吹口之言不誣也。彼又云：月暈虎交，食狗必醉，醉人虎多不食；虎視隻以一目放光，一目看物，搏時記其頭藉之處，待其月黑而掘地尺許，必有石子如琥珀者，此乃虎目精魄淪入於地而成琥珀，因此主療小兒驚癇之疾，乃周之未言也。並此觀之，則知《本草》、《埤雅》所載，豈能如經歷之人之言之悉，因紀於稿。

張即之

宋張即之，字溫夫，號樗寮子，官至直秘閣，原籍曆陽人，南渡同母居於寧波，鄞縣桃源糸乃其葬地也。宣德間，為盜所發，其體如生，須長至腹，盜見棺中止有係腰玉絛環，怒而棄屍山中，為野獸所傷，後有義者葬之。今書後多寫曆陽，不忘祖也；書史亦係於曆陽，由其書也。宋史亦不載。

馬名

絕地〈足不踏土〉，翻羽〈行越飛禽〉，奔霄〈夜行萬里〉，越影〈逐日而行〉，逾輝〈毛色並耀〉，超光〈一形十影〉，騰霧〈乘雲而趨〉，挾翼〈身有肉翅，並周穆王者〉；渠黃，雞斯，驌驦，騄駬，翠麟，乘黃，飛黃，騏驥，褭，驊騮，綠耳，赤驥，白犧，逾輪，盜驪，山子〈並古良馬〉；追風，白兔，融景，追電，飛翮，銅雀，長鳧〈並秦始皇帝〉；浮雲，赤電，絕群，逸驃，紫燕，綠螭，龍子，麟駒，絕塵〈並漢文者〉；蒲梢，龍文，魚目，汗血〈並漢武者〉；的盧〈先主者〉；赤兔〈關漢壽者〉；飛虎〈亦古良馬，出禰衡傳〉；驚帆〈曹真者〉；皎雪驄，凝露驄，懸光驄，決波驄，飛霞驃，騰霜白，發電赤，流星騧，翔鱗紫，奔虹，青騅，颯露紫〈乘平東都〉，時勒驃

〈乘平金剛〉，拳毛　　〈乘平劉黑闥〉，白蹄馬〈乘平仁杲〉，如意騮〈唐德宗者〉，什伐赤〈乘平世充，皆唐太宗者〉；碧雲霞，照夜白〈已上明皇者〉，忽雷駁〈秦叔寶者〉；獅子驄〈郭子儀者〉；玉逍遙〈宋仁宗者〉；紅玉，紫玉，平山，淩雲，飛香，百花輦〈天寶中大宛所進汗血者〉；自在將軍〈劉崇者〉；飛越峰，又名撞倒山〈洪武間者〉。

桃花

桃花有四種，《埤雅》等書未載，常桃粉紅色，緋桃大紅，碧桃白色，每枝中時有一二朵六瓣，白桃比碧桃花又小，亦白色，花止五瓣，蓋諸花五瓣，惟王蕊花六瓣。

香海棠

世謂海棠香，彭淵材五恨，此其一也。昨讀《墨客揮犀》彭淵材聞李丹辭昌州，議者吐飯，往詢棄之之故。李驚問之，彭曰：「昌州海棠獨香。」聞者傳笑。予嘗見《草本子》云：「海棠惟昌州者香，故號昌為海棠香國。州治前有香霏閣。」予意昌乃蜀郡，海棠稱最於蜀者，恐謂是也。然又見沈立《海棠記》，謂其香清酷，不言某地，似有可疑。及觀宋真宗御製《後苑雜花》十章，以海棠云：「清香逐處飄。」又云：「遊峰逐遠去。」又王元之《題錢塘海棠》云：「江東移植在錢塘，手植庭花滿縣香。」此又不特在昌州者。乃知海棠之香，如菊花有落不落者，不可一概論之也。

牛搏虎

予聞古有黃犬能救主者。又近聞人云，水牛能搏虎，乃詢曰：「汝親見乎？」則又曰：「聞之人。」或曰：「某人親見也。」竟不得其實。昨誦高皇帝文集，中有記載天長縣群牧監奏：本縣民人戴某朝出，其妻牧牛於野，平昔豢犬隨之至是，俄而入草莽不出，戴氏之妻牽牛尋之，未百步，見虎據叢而食之。虎見人至，棄犬趨人，而妻為虎搏矣。牛見主有難，忿然而前，虎乃釋人而應牛，二物交加哮吼，而弄爪牙者虎，側二角而奔擊者牛，不逾時而虎負牛勝，人難消矣。因是朝廷賜一牛以代前牛力耕，待其自終。嗚呼！據是，則不惟牛果可以敵虎，而凡所畜之獸，亦或有仁心以為主者，古人豈欺人哉？

徐國寧

錢塘徐國寧，原為弟子員，後累事為商，生平雖留心詩畫，亦未擅名，臨終以一絕別故人，似可取也。詩云：「醉餘拂袖青山去，海鶴孤雲事事閑。聞道神仙能久壽，不知幾許在人間。」

放偷

金與元國俗，正月十六日謂之放偷，是日各家皆嚴備，遇偷至，則笑而遣之，雖妻女、車馬、寶貨為人所竊，皆不加罪。聞今揚州尚然。而燕地正月十六夜之走街，恐亦遺俗也。

劉車不永

景泰間，江西劉子欽由省元至會元，遂有矜色。學士解縉紳會間稱之曰：「今狀元又必屬子矣。」劉遂不遜。解因語人曰：「劉非遠大之器。」後果終於庶吉士。予家有其親筆詩文，亦未見其大過人耳。弘治間，山西車相，年十八中省元，會試主考先生見其文字無傳注，以為必老舉人也，憐而取之，開榜乃知是相。他日車來見主考，主考語曰：「足下才華甚充，但傳注也當誦之。」車應曰：「傳注及聖賢之糟粕也。」後有憐其少年而才，主考因述其言曰：「此子必不永。」無何，車果卒。觀此，則人之相人，亦易易也。

鄺朱廉儉

嘗聞天順間，兵部尚書鄺埜，初任陝西副使，有聲於時。寄一紅絨於父。父封還，以書責曰：「汝未能洗冤澤物而以此汙我耶？」後埜益勵其操，遂至極品。都御史朱裳，沙河人，嘉靖中為浙布政，私居不畜奴仆，親操井臼，布衣糲飯而已。人以為不可及也。及父來任，其苦節尤甚於子，言動尚遠規見子以廉謹。是知二公之廉，能成大器者。固天之生才，亦由於家教之嚴也。

換骨

物多換骨，如人之齒、龍之骨、象之牙、鹿之角、蛇之皮、蝦蟹之殼，皆終身一換，惟鹿則每歲一換，龍、象至六十年骨全而後換也。